

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 辑校

三国演义

会评本下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第六十七回

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

操以许褚为忠臣，是贼臣亦爱忠臣也；操以杨松为贼臣，是贼臣亦恶贼臣也。然但以褚之助己者为忠，犹未为知忠臣；能以松之助我者为贼，则真能恶贼臣矣。夫贼而即见恶于贼，亦何乐而为贼？以贼而亦知贼之可恶，复奈何而自为贼哉？

庞德之背马超而从曹操，犹不至如杨阜之攻马超以助曹操也。而君子以为无异，不惟无异，且有甚焉：凡阜之所以涕泗纵横，必欲功（攻）马超而后快者，不过以韦康之见杀耳。阜为康之参军，而为康报仇至于如此之激；德为马超（腾）家将，而乃甘心事一杀马腾之曹操，是独何心哉？君子曰：“庞德于是乎不如杨阜。”

操之得陇而不望蜀，苏子瞻以为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，斯固然矣。然操之怀惧者三：前以初破袁绍之众，远行疲敝，跋涉江湖，致有赤壁之败；今以初平张鲁之众，历险阻，越山川，不恤其劳而用之，安能料其必胜乎？一可惧也。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，将耐之何？二可惧也。且心畏孔明之才，向以博望、新野蕞尔之城，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，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，三可惧也。操实有此三惧，而假托知足以为辞，此奸雄欺人之语耳！

孙、刘之分荆州，非孙、刘之分之，而曹操分之也。何也？曹操不下东川，则荆州不可得而分也。前此之许分而不果分，非关公之阻之，而孔明阻之也。何也？伊籍不至荆州，则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。交割三郡，但有诸葛亮来，而无蜀中之使命偕之以来，关公已知孔明之佯许矣。若云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，何以伊籍一至，关公即便交割耶？

兵有迟则得，速则失者，郭嘉之定辽东是也；兵有速则得，迟则失者，吕蒙之取皖城是也；城有战则失，不战则不失者，曹洪之守潼关是也；城有战则能守，不战则不能守者，张辽之守合肥是也。或迟或速，或战或不

战，用兵之道，变动不拘，可当《孙子十三篇》读。

金雁桥之断，孔明以此擒张任；小师桥之断，张辽不能擒孙权，非张辽之拙于人谋，而实孙权之遇有天幸也。君子于檀溪之奔，知成都之景历有归；于逍遥津之脱，亦知秣陵之王气有验。

却说曹操兴师西征，分兵三队：前部先锋夏侯渊、张郃；操自领诸将居中；后部曹仁、夏侯惇，押运粮草。早有细作报入汉中来。张鲁与弟张卫，商议退敌之策。何不使鬼卒当之？卫曰：“汉中最险无如阳平关；可于关之左右，依山傍林，下十余个寨栅，迎敌曹兵。兄在汉宁，多拨粮草应付。”米贼岂患米之不足？张鲁依言，遣大将杨昂、杨任，与其弟即日起程。军马到阳平关，下寨已定。夏侯渊、张郃前军随到，闻阳平关已有准备，离关一十五里下寨。是夜，军士疲困，各自歇息。忽寨后一把火起，杨昂、杨任两路兵杀来劫寨。夏侯渊、张郃急上得马，四下里大兵拥入，曹兵大败，曹兵第一次败。退见曹操。操怒曰：“汝二人行军许多年，岂不知‘兵若远行疲困，可防劫寨’？如何不作准备？”欲斩二人，以明军法。众官告免。

操次日自引兵为前队；见山势险恶，林木丛杂，不知路径，恐有伏兵，即引军回寨，谓许褚、徐晃二将曰：“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，必不起兵来。”入魏如此之惧，又何必（心）入蜀耶？早为后文不欲攻蜀伏下一笔。〔渔评〕入魏且如此之险，又何必心入蜀耶？许褚曰：“兵已至此，主公不可惮劳。”次日，操上马，只带许褚、徐晃二人，来看张卫寨栅。三匹马转过山坡，早望见张卫寨栅。操扬鞭遥指，谓二将曰：“如此坚固，急切难下！”初进便有退心。言未已，背后一声喊起，箭如雨发。杨昂、杨任分两路杀来。操大惊。许褚大呼曰：“吾当敌贼！徐公明善保主公！”说罢，提刀纵马向前，力敌二将。〔赞评〕许褚大可用。杨昂、杨任

不能当许褚之勇，回马退去，其余不敢向前。徐晃保着曹操奔过山坡，前面又一军到，看时，却是夏侯渊、张郃二将，听得喊声，故引军杀来接应。于是杀退杨昂、杨任，救得曹操回寨。

曹兵第二次又败。操重赏四将。自此两边相拒五十余日，只不交战。

曹操传令退军。贾诩曰：“贼势未见强弱，主公何故自退耶？”

操曰：“吾料贼兵每日提备，急难取胜。吾以退军为名，使贼懈而无备，然后分轻骑抄袭其后，必胜贼矣。”

前欲退是真退，此欲退是假退。〔赞评〕的是老贼。贾诩曰：“丞相神机，不可测也。”

于是令夏侯渊、张郃分兵两路，各引轻骑三千，取小路抄阳平关后。

曹操一面引大军拔寨尽起。杨昂听得曹兵退，请杨任商议，欲乘势击之。杨任曰：“操诡计极多，未知真实，不可追赶。”

若杨昂依得杨任，曹操未必能胜。〔赞评〕对手。杨昂曰：“公不往，吾当自去。”

杨任苦谏不从。若杨任止得杨昂，曹操亦不能胜。杨昂尽提五寨军马前进，只留些少军士守寨。是日，大雾迷漫，对面不相见。

前孔明借箭时有江中大雾，今曹兵破敌时有山中大雾，前有赋，此无赋者，只下文叙事情景，而赋已在其中矣。杨昂军至半路，不能行，且权扎住。

却说夏侯渊一军抄过山后，见重雾垂空，又闻人语马嘶，

但闻人语，不见人形；但闻马嘶，不见马到。抵得一篇大雾赋。恐有伏兵，急催人

马行动，大雾中误走到杨昂寨前。守寨军士，听得马蹄响，只道

是杨昂兵回，开门纳之。互相错认，妙。曹军一拥而入，见是空寨，

便就寨中放起火来。火在雾中，则为红雾。五寨军士，尽皆弃寨而

走。比及雾散，杨任领兵来救，与夏侯渊战不数合，背后张郃兵

到。杨任杀条大路，奔回南郑。杨昂待要回时，已被夏侯渊、张

郃两个占了寨棚。若非大雾，曹操亦未必能胜。〔渔评〕若非大雾，曹操亦未必

胜。须知此胜俾口。背后曹操大队军马赶来。两下夹攻，四边无

路。杨昂欲突阵而出，正撞着张郃。两个交手，被张郃杀死。败

走为上

兵回投阳平关，来见张卫。原来卫知二将败走，诸营已失，半夜弃关，奔回去了。曹操遂得阳平关并诸寨。若非张卫无用，曹操亦未必能胜。张卫、杨任回见张鲁。卫言二将失了隘口，因此守关不住。自己逃走了，却推在别人身上。张鲁大怒，欲斩杨任。任曰：“某曾谏杨昂，休追操兵。他不肯听信，故有此败。任再乞一军前去挑战，必斩曹操。如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”一杨任何能为？张鲁取了军令状。杨任上马，引二万军离南郑下寨。

却说曹操提军将进，先令夏侯渊领五千军，往南郑路上哨探，正迎着杨任军马，两军摆开。任遣部将昌奇出马，与渊交锋；战不三合，被渊一刀斩于马下。杨任自挺枪出马，与渊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渊佯败而走，任从后追来；被渊用拖刀计，斩于马下。军士大败而回。两个姓杨的都死了，只剩一个姓杨的去送东川也。曹操知夏侯渊斩了杨任，即时进兵，直抵南郑下寨。张鲁慌聚文武商议。张鲁此时何不书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？阎圃曰：“某保一人，可敌曹操手下诸将。”鲁问是谁。圃曰：“南安庞德，〔渔评〕先有杨昂、杨任，后引出庞德来。前随马超投主公；后马超往西川，庞德卧病不曾行。现今蒙主公恩养，何不令此人去？”在阎圃口中补五十六回中事。〔渔评〕照应前文。

张鲁大喜，即召庞德至，厚加赏劳；点一万军马，令庞德出。离城十余里，与曹兵相对，庞德出马搦战。曹操在渭桥时，深知庞德之勇，照应五十八回中事。乃嘱诸将曰：“庞德乃西凉勇将，原属马超；今虽依张鲁，未称其心。吾欲得此人。汝等须皆与缓斗，使其力乏，然后擒之。”徐晃事杨奉而操欲得之，庞德事张鲁而操又欲得之，一则使人往说，一则命将缓斗，前后遥遥相对。〔赞评〕老贼的是奸雄。张郃先出，战了数合便退。夏侯渊也战数合退了。徐晃又战三五合也退了。临后许褚战五十余合亦退。庞德力战四将，并无

惧怯。各将皆于操前夸庞德好武艺。在诸将口中夸奖武艺，预为下文战关公伏笔。〔渔评〕在诸将口中夸武艺，正为下文战关公伏笔。曹操心中大喜，与众将商议：“如何得此人投降？”〔赞评〕的的爱才，真奸雄也。贾诩曰：“某知张鲁手下，有一谋士杨松。其人极贪贿赂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，使谗庞德于张鲁，便可图矣。”前玄德欲得马超，孔明想着杨松，今曹操欲得庞德，贾诩亦想着杨松。松之贪着闻于外，而鲁独不知，哀哉！〔渔评〕玄德欲得马超，孔明用着杨松，曹操欲得庞德，贾诩又思及杨松。松之贪名著矣哉。操曰：“何由得人入南郑？”诩曰：“来日交锋，诈败佯输，弃寨而走，使庞德据我寨，我却于黄昏夜引兵劫寨，庞德必退入城，却选一能言军士，扮作彼军，杂在阵中，便得入城。”操听其计，选一精细军校，重加赏赐，付与金掩心甲一副，兼以五羊皮换百里奚，今操以一金甲换了庞德。令披在贴肉，外穿汉中军士号衣，先于半路上等候。次日，先拨夏侯渊、张郃两枝军，远去埋伏，却教徐晃挑战，不数合败走。庞德招军掩杀，曹兵尽退。庞德却夺了曹操寨棚。见寨中粮草极多，曹操既弃甲又弃粮，总为欲得庞德耳。而寨既劫，则粮仍是我粮；松可杀，则甲仍是我甲矣。大喜，即时申报张鲁，一面在寨中设宴庆贺。当夜二更之后，忽然三路火起，正中是徐晃、许褚，左张郃，右夏侯渊。三路军马，齐来劫寨。庞德不及提备，只得上马冲杀出来，望城而走。背后三路兵追来。庞德急唤开城门，领兵一拥而入。

此时细作已杂到城中，径投杨松府下谒见，具说：“魏公曹丞相久闻盛德，特使某送金甲为信。更有密书呈上。”松大喜，见金便喜，不独一杨松为然也。〔渔评〕金珠有用。看了密书中言语，谓细作曰：“上覆魏公，但请放心。某自有良策奉报。”打发来人先回，便连夜入见张鲁，说庞德受了曹操贿赂，卖此一阵。①偏是受贿人专要诱人受贿。〔渔评〕偏又诬人，可恨。张鲁大怒，唤庞德责骂，

欲斩之。若非张鲁不明，曹操亦必不能胜。阚珪苦谏。张鲁曰：“你来日出战，不胜必斩！”庞德抱恨而退。次日，曹兵攻城，庞德引兵冲出。操令许褚交战。褚诈败，庞德赶来。操自乘马于山坡上唤曰：“庞令明何不早降？”庞德寻思：“拿住曹操，抵一千员上将！”〔赞评〕庞令明是汉子。遂飞马上坡。此时犹是溜桥之心。一声喊起，天崩地塌，连人和马，跌入陷坑内去；四壁钩索一齐上前，活捉了庞德，押上坡来。曹操下马，叱退军士，亲释其缚，问庞德肯降否。庞德寻思张鲁不仁，情愿拜降。此时忘却溜桥矣。曹操亲扶上马，共回大寨，故意教城上望见。〔渔评〕老奸。人报张鲁，德与操并马而行。鲁益信杨松之言为实。事有弄假成真，而使人竟信为真者，往往如此。

次日，曹操三面竖立云梯，飞炮攻打。张鲁见其势已极，与弟张卫商议。卫曰：“放火尽烧仓廩府库，出奔南山，去守巴中可也。”与郑度劝刘璋一样意思。〔渔评同〕杨松曰：“不如开门投降。”张鲁犹豫不定。卫曰：“只是烧了便行。”张鲁曰：“我向本欲归命国家，而意未得达；今不得已而出奔，仓廩府库，国家之有，不可废也。”遂尽封锁。与刘璋不欲烧涪水之粮，正相仿佛。

〔渔评〕与刘璋不欲烧涪水粮一样意思。是夜二更，张鲁引全家老小，开南门杀出。曹操教休追赶；提兵入南郑，见鲁封闭库藏，心甚怜之。遂差人往巴中，劝使投降。张鲁欲降，张卫不肯。杨松以密书报操，便教进兵，松为内应。金甲只要换庞德，不想直换了汉中。

〔渔评〕金甲只要换庞德，不想倒换了汉中。操得书，亲自引兵往巴中。张鲁使弟卫领兵出敌，与许褚交锋，被褚斩于马下。败军回报张鲁，鲁欲坚守。杨松曰：“今若不出，坐而待毙矣。某守城，主公当亲与决一死战。”鲁从之。刘璋能斩张松，张鲁到底信杨松。鲁之闇比璋尤甚。阚珪谏鲁休出。鲁不听，遂引军出迎。未及交锋，后军已走。张鲁急

退，背后曹兵赶来。鲁到城下，杨松闭门不开。贿赂之于人，甚矣哉！（渔评同）张鲁无路可走，操从后追至，大叫：“何不早降！”鲁乃下马投拜。操大喜，念其封仓库之心，优礼相待，米贼终以米得免。（渔评同）封鲁为镇南将军。阎圃等皆封列侯。于是汉中皆平。曹操传令各郡分设太守，置都尉，祭酒、师君之名，至此一换，大赏士卒。惟有杨松卖主求荣，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。与杀苗泽一般快举。（渔评同）〔赞评〕独杀杨松，快人心目，老奸举动着着不差。后人诗叹曰：

妨贤卖主逞奇功，积得金银总是空。家未荣华身受戮，令人千载笑杨松！

曹操已得东川，主簿司马懿进曰：“刘备以诈力取刘璋，蜀人尚未归心。今主公已得汉中，益州震动。可速进兵攻之，势必瓦解。智者贵于乘时，时不可失也。”一言取蜀之利，曹操叹曰：“人苦不知足，既得陇，复望蜀耶？”初畏山川险峻，得陇已出疆外，僥知足而止兵，亦是老贼假话。（渔评同）〔赞评〕谁能知足，方为老成。刘晔曰：“司马仲达之言是也。若少迟缓，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，关、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民既定，据守关隘，不可犯矣。”一言不取蜀之害。操曰：“士卒远涉劳苦，且宜存恤。”遂按兵不动。以上按下曹操一边，以上接叙西川一边。〔赞评〕司马懿、刘璋之见未为不是，然老贼实有恨心，僥知足而止兵，真老奸也。

却说西川百姓，听知曹操已取东川，料必来取西川，一日之间，数道惊恐。玄德请军师商议。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计，曹操自退。”玄德问何计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分军屯合肥，俱亦权也。今我若分江夏、长沙、桂阳三郡还吴，前是假割三郡，此时方欲真割。遣舌辩之士，陈说利害，令吴起兵袭合肥，牵动其势，操必勒兵南向矣。”玄德问：“谁可为使？”伊籍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玄德大喜，遂作书具礼，令伊籍先到荆州，知会云长，可知前番不遣人知会，是明明愚弄诸葛亮。（渔评）可知前番不曾知会，明明愚弄诸葛亮。然后入吴。到秣陵，来见孙权，先通了姓名。权召籍入。

籍见权礼毕，权问曰：“汝到此何为？”籍曰：“昨承诸葛亮取长沙等三郡，为军师不在，有失交割，今传书送还。所有荆州南郡、零陵，本欲送还；说得圆稳。〔渔评〕说得圆。被曹操袭取东川，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。前以玄德容身为辞，今又以关公容身为辞，总是活脱法。今合肥空虚，望君侯起兵攻之，使曹操撤兵回南。吾主若取了东川，即还荆州全土。”有此一说，又为后文吕蒙袭荆州张本。〔渔评〕只像全信，不像求救，可谓善为说辞。权曰：“汝且归馆舍，容吾商议。”伊籍退出，权问计于众谋士。张昭曰：“此是刘备恐曹操取西川，故为此谋。虽然如此，可因操在汉中，乘势取合肥，亦是上计。”权从之，发付伊籍回蜀去讫，便议起兵攻操：令鲁肃收取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三郡，此时关公并不作梗，则知前之不肯，乃是默会孔明意也。屯兵于陆口，取吕蒙、甘宁回，又去余杭取凌统回。

不一日，吕蒙、甘宁先到。蒙献策曰：“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，屯兵于皖城，大开稻田，纳谷于合肥，以充军实。今可先取皖城，然后攻合肥。”操之怜张鲁以钱粮为重，蒙之攻皖城意亦然。权曰：“此计甚合吾意。”遂教吕蒙、甘宁为先锋，蒋钦、潘璋为合后，权自引周泰、陈武、董袭、徐盛为中军。时程普、黄盖、韩当在各处镇守，都未随征。又补叙几个不来的。

却说军马渡江，取和州，径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，使人往合肥求救，一面固守城池，坚壁不出。权自到城下看时，城上箭如雨发，射中孙权麾盖。孙权亲冒矢石，皆为蜀中所使。权回寨，问众将曰：“如何取得皖城？”董袭曰：“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。”徐盛曰：“可竖云梯，造虹桥，下观城中而攻之。”吕蒙曰：“此法皆费日月而成，合肥救军一至，不可图矣。今我军初到，士气方锐，正可乘此锐气，奋力攻击。来日平明进兵，午未时便当破城。”兵贵神速，此类是也。〔渔评〕可谓兵贵神速，此之类是也。权从

之。次日五更饭毕，三军大进。城上矢石齐下。甘宁手执铁链，冒矢石而上。甘宁可谓拔葵去织以先登。朱光令弓弩手齐射，甘宁拨开箭林，“箭林”二字新。（渔评同）一链打倒朱光。〔赞评〕吕蒙之谋，甘宁之勇，俱可大用。吕蒙亲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拥而上，乱刀砍死朱光。余众多降，得了皖城，方才辰时。张辽引军至半路，哨马回报皖城已失。辽即回兵归合肥。不出吕蒙所算。

孙权入皖城，凌统亦引军到。权慰劳毕，大犒三军，重赏吕蒙、甘宁诸将，设宴庆功。吕蒙逊甘宁上坐，盛称其功劳。酒至半酣，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，照应三十八回中事。又见吕蒙夸美，心中大怒，瞪目直视良久，忽拔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筵上曰：“筵前无乐，看吾舞剑。”甘宁知其意，推开果桌起身，两手取两枝戟挟定，纵步出曰：“看我筵前使戟。”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，便一手挽牌，一手提刀，立于其中曰：“二公虽能，皆不如我巧也。”说罢，舞起刀牌，将二人分于两下。与刘备、刘琦筵前看诸将舞剑，又是一样光景。〔赞评〕冷处点眼，咄咄逼真，妙史也。〔渔评〕一段好耍。早有人报知孙权。权慌跨马，直至筵前。众见权至，方各放下军器。权曰：“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，今日又何如此？”凌统哭拜于地。写凌统真是孝子。〔赞评〕凌统孝子。〔渔评〕逼真孝子。孙权再三劝止。至次日，起兵进取合肥，三军尽发。

张辽为失了皖城，回到合肥，心中愁闷。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，上有操封，傍书云：“贼来乃发”。合肥木匣与南郡锦囊遥相呼应。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，来攻合肥。张辽便开匣观之。内书云：“若孙权至，张、李二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城。”张辽将教帖与李典、乐进观之。乐进曰：“将军之意若何？”张辽曰：“主公远征在外，吴兵以为破我必矣。今可发兵出迎，奋力与战，折其锋锐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”有以守为守者，有以战为守者，以战为守，

张辽之言是也。李典素与张辽不睦，闻辽此言，默然不答。乐进见李典不语，吴有甘、凌不睦，魏有张、李不睦，彼此互相对照。便道：“贼众我寡，难以迎敌，不如坚守。”张辽曰：“公等皆是私意，不顾公事。吾今自出迎敌，决一死战。”便教左右备马。李典慨然而起曰：“将军如此，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？愿听指挥。”

〔渔评〕有臣如此。张辽大喜曰：“既曼成肯相助，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，待吴兵杀过来，可先断小师桥，与孔明断金雁桥一样方法。吾与乐文谦击之。”曹操只教两人出战，一人坚守，今却三人俱出，可见行军用兵贵随机应变，不可拘执也。李典领命，自去点军埋伏。

却说孙权令吕蒙、甘宁为前队，自与凌统居中，其余诸将陆续进发，望合肥杀来。吕蒙、甘宁前队兵进，正与乐进相迎。甘宁出马与乐进交锋，战不数合，乐进诈败而走。张辽本说两人诱敌，一人埋伏，今却用一人诱敌，两人埋伏，又是变化不拘。甘宁招呼吕蒙一齐引军赶去。孙权在第二队，听得前军得胜，催兵行至逍遥津北，忽闻连珠炮响，左边张辽一军杀来，右边李典一军杀来。孙权大惊，急令人唤吕蒙、甘宁回救时，张辽兵已到。读至此为孙权一急。〔渔评〕读至此为孙权吃惊。凌统手下，止有三百余骑，当不得曹军势如山倒。凌统大呼曰：“主公何不速渡小师桥！”言未毕，张辽引二千余骑，当先杀至。凌统翻身死战。孙权纵马上桥，桥南已折丈余，并无一片板。读至此又为孙权一急。〔渔评〕又为孙权吃一吓。孙权惊得手足无措。牙将谷利大呼曰：“主公可约马退后，再放马向前，跳过桥去。”〔渔评〕凌统、谷利俱可用。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余远，然后纵辔加鞭，那马一跳飞过桥南。与玄德檀溪马隐然相对。〔渔评〕玄德檀溪跃马与孙权逍遥津跃马，俱有神助。后人有诗曰：

“的卢”当日跳檀溪，又见吴侯败合肥。退后着鞭驰骏，
 跳，逍遥津上玉龙飞。〔渔评〕佳句。

孙权跳过桥南，徐盛、董袭驾舟相迎。玄德横溪之奔，是出水登岸，孙权逍遥津之走，又舍陆从舟。凌统、谷利抵住张辽。甘宁、吕蒙引军回救，〔赞评〕甘宁、吕蒙都好。却被乐进从后追来，李典又截住厮杀，吴兵折了大半②。吴人此时逍遥不得，逍遥津做了“惊恐滩”、“零丁洋”矣。凌统所领三百余人，尽被杀死。统身中数枪，杀到桥边，桥已折断，绕河而逃。凌统不能越桥而孙权能越，可见权之实逆天幸也，称帝已兆于此。孙权在舟中望见，急令董袭棹舟接之，乃得渡回。吕蒙、甘宁皆死命逃过河南。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，闻张辽大名，小儿也不敢夜啼。小儿便害怕，大人原不必害怕，大人害怕便是小儿。〔渔评〕此语直传今日。众将保护孙权回营。权乃重赏凌统、谷利，收军回濡须，整顿船只，商议水陆并进，一面差人回江南，再起人马来助战。以上按下孙权，以下再叙曹操。

却说张辽闻孙权在濡须将欲兴兵进取，恐合肥兵少难以抵敌，急令薛悌星夜往汉中，报知曹操，求请救兵。操同众官议曰：“此时可收西川否？”刘晔曰：“今蜀中稍定，已有提备，不可击也。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，就下江南。”〔赞评〕不出孔明之算。操乃留夏侯渊守汉中定军山隘口，留张郃守蒙头岩等隘口。为后文张本。其余军兵拔寨都起，杀奔濡须坞来。正是：铁骑甫能平陇右，旌旄又复指江南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【李贽总评】

只一庞德，孟德多方以得之，如何不干成大事业？世上惟有妬贤嫉能者干事不成，未有爱才惜士而事不济者也。

至此方以三郡还吴。孔明固为国也，亦为兄也，公义私心，可称两尽。大略三国事体尽在孔明掌中，或迟或速，或行或止，无不如意。真是见定者不忙也。

注：

①渔本作：松见了大喜，问：“丞相今欲如何？”细作曰：“若魂远庞德，事即请矣。”松曰：“放心，某自有良策报答丞相。”杨松连夜入见张鲁（下同）。

②贲本作：凌统、谷利再杀入重围与张辽大战，甘宁随后截住李典厮杀，吕蒙截住乐进厮杀。是日，吴兵折了大半。

第六十八回

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

鲁连一矢为人解纷，不若甘宁一矢为己解怨。我能解我怨，不待他人之为解纷也。廉颇怒蔺相如，相如让之，而廉颇之怒平；贾复怒寇恂，寇恂让之，而贾复之怒平；若凌统杀父之仇，是非一让之所能平矣。故甘宁之让凌统不难，而救凌统为难。盖以仇让仇不足奇，而以仇救仇，乃足为仇者之所深感耳。

荀攸谏操称王，而能暂寝称王之举；崔琰谏操称王，而不能复遇称王之谋。然君子以为琰之贤过于攸，何也？攸与或初既党操，而继乃规操；初不知有汉，而既（继）乃复知有汉，是失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者也。若崔琰则无助贼之计，惟有骂贼之节，故尚论者当以攸为魏之谋士，而以琰为汉之忠臣。

袁谭、袁尚，异母兄弟也；刘琦、刘琮，亦异母兄弟也。绍与表惟爱后妻，故欲立其所出。其溺少子也，以溺妇人故也。若曹操则不然，丕与植皆为卞氏之所生，而操独以才爱植，是为子之才不才起见，非为母之爱不爱起见。夫溺妇人之心，不可得而夺；而不溺妇人之意，则可得而回。此贾诩之谏，所以能入欤！

曹操当称魏王、立世子、江东请和、孙权纳贡之后，正志得意满之时也。威无不加，权无不遂，其势足以刑人、辱人、屠人、族人，而忽遇一无可奈何之左慈，刑之不得，辱之不得，屠之、族之也不得，而于是奸雄之威丧，奸雄之权沮，奸雄之势挫，奸雄之力尽矣。且有“土鼠随金虎，奸雄一旦休”之语，于极热闹中，早笑其消灭，不啻于秦长脚之遇风魔，令读者快之。

曹操之遇左慈，与孙策之遇于吉仿佛相似，而实有大不同者：于吉非来谒孙策，左慈特来谒曹操，是于吉无意，而左慈有心；于吉不敢犯孙策，左慈敢于侮曹操，是于吉没趣而左慈有胆；于吉索命，左慈

不索命，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；孙策杀一于吉，便处处见有于吉，曹操杀了无数左慈，却不见有一个左慈，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。于吉未得为仙，若左慈之仙，则真仙耳！

但当空诸所有，不当实诸所无，左慈其借空柑点化曹操乎？汉家箫鼓，魏国山河，不转盼而夕阳流水；吴宫花草，晋代衣冠，曾几时而幽径荒丘！汉也、魏也、吴也、晋也，殆无一非空者也。知过去之为空，即知现前之亦是空。不待脱手而后空，即入手之时而未尝不空。操若能知此意，则王位可以不贪，乘舆可以不僭，而汉祚可以不窃矣。

却说孙权在濡须口收拾军马，忽报曹操自汉中领兵四十万前来救合肥。孙权与谋士计议，先拨董袭、徐盛二人领五十只大船，在濡须口埋伏；令陈武带领人马，往来江岸巡哨。张昭曰：

“今曹操远来，必须先挫其锐气。”张昭屡次以不战为主，此番却有胆气。（渔评同）权乃问帐下曰：“曹操远来，谁敢当先破敌，以挫其锐气？”凌统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权曰：“带多少军去？”统曰：“三千人足矣。”甘宁曰：“只须百骑，便可破敌，何必三千！”凌统大怒。两个就在孙权面前争竞起来。为上回余波。（渔评）又起争端。权曰：“曹军势大，不可轻敌。”乃命凌统带三千军出濡须口去哨探，遇曹兵，便与交战。凌统领命，引着三千人马，离濡须坞。尘头起处，曹兵早到。先锋张辽与凌统交锋，斗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孙权恐凌统有失，令吕蒙接应回营。

甘宁见凌统回，即告权曰：“宁今夜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；若折了一人一骑，也不算功。”一可当百，则百可当万。（黄评）甘宁实有本事。孙权壮之，乃调拨帐下一百精锐马兵付宁；又以酒五十瓶，羊肉五十斤，赏赐军士。甘宁回到营中，教一百人皆列坐，先将银碗斟酒，自吃两碗，乃语百人曰：“今夜奉命劫寨，请诸公各满饮一觞，努力向前。”或破敌而后饮，或先饮酒以壮胆，皆

妙。（渔评同）众人闻言，面面相觑。甘宁见众人有难色，乃拔剑在手，怒叱曰：“我为上将，且不惜命；汝等何得迟疑！”①

〔赞评〕看他作用如此。众人见甘宁作色，皆起拜曰：“愿效死力。”南人本是无用，激之则有用。甘宁将酒肉与百人共饮食尽，约至二更时候，取白鹅翎一百根，插于盔上为号；前为“锦衣贼”，今又为鹅翎军矣。〔渔评〕“锦衣贼”变作白翎军。都披甲上马，飞奔曹操寨边，拔开鹿角，大喊一声，杀入寨中，径奔中军来杀曹操。〔赞评〕甘宁可大用。原来中军人马，以车仗伏路穿连，围得铁桶相似，不能得进。既写甘宁有胆，又写曹操能军。甘宁只将百骑，左冲右突。曹兵惊慌，正不知敌兵多少，自相扰乱。〔赞评〕作用甚妙。那甘宁百骑，在营内纵横驰骤，逢着便杀。各营鼓噪，举火如星，喊声大震。张辽能止吴儿夜哭，甘宁能使北军夜惊，一样声势。甘宁从寨之南门杀出，无人敢当。〔渔评〕不但以一当十，直可以一当万。孙权令周泰引一枝兵来接应。甘宁将百骑回到濡须。操兵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鼙鼓声喧震地来，吴师到处鬼神哀！百翎直贯曹家寨，
尽说甘宁虎将才。

甘宁引百骑到寨，不折一人一骑；至营门，令百人皆击鼓吹笛，口称：“万岁！”欢声大震。鼓笛之声比铜铃响时又是一样气色。〔赞评〕作用更妙。〔渔评〕收拾得有兴。孙权自来迎接。甘宁下马拜伏。权扶起，携宁手曰：“将军此去，足使老贼惊骇。张辽吓小儿，不若甘宁吓老贼。非孤相舍，正欲观卿胆耳！”〔赞评〕权亦不俗。即赐绢千匹，利刀百口。宁拜受讫，遂分赏百人。〔渔评〕前番分食是激励，今番分赏是酬劳。权语诸将曰：“孟德有张辽，孤有甘兴霸，足以相敌也。”②宁善将兵，权善将将。〔赞评〕宁善将兵，权善将将，臣主都佳。

次日，张辽引兵搦战。凌统见甘宁有功，奋然曰：“统愿敌张辽。”权许之。统遂领兵五千，离濡须。权自引甘宁临阵。

战。对阵圆处，张辽出马，左有李典，右有乐进。凌统纵马提刀，出至阵前。张辽使乐进出迎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未分胜败。曹操闻知，亲自策马到门旗下来看，见二将酣斗，乃令曹休暗放冷箭。曹休便闪在张辽背后，开弓一箭，正中凌统坐下马，那马直立起来，把凌统掀翻在地。乐进连忙持枪来刺。枪还未到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一箭射中乐进面门，翻身落马。曹休明写，甘宁暗写，妙甚。（渔评同）两军齐出，各救一将回营，鸣金罢战。凌统回寨中拜谢孙权。权曰：“放箭救你者，甘宁也。”凌统乃顿首拜宁曰：“不想公能如此垂恩！”③〔赞评〕甘宁汉子，可敬可敬。（渔评）此时前仇亦当释矣。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，再不为恶。甘宁不是以德报怨，乃是以直解怨耳。

且说曹操见乐进中箭，令自到帐中调治。次日，分兵五路来袭濡须：操自领中路；左一路张辽，二路李典，右一路徐晃，二路庞德。每路各带一万人马，杀奔江边来。写曹军甚是声势。（渔评）写曹操声势。时董袭、徐盛二将，在楼船上见五路军马来到，诸军各有惧色。南人无用。（渔评同）徐盛曰：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何惧哉！”〔赞评〕徐盛可用。遂引猛士数百人，用小船渡过江边，杀入李典军中去了。甘宁百人在黑夜，徐盛数百人在白日，白日更难于黑夜。董袭在船上，令众军擂鼓呐喊助威。忽然江上猛风大作，白浪掀天，波涛汹涌。军士见大船将覆，争下脚舰逃命。董袭仗剑大喝曰：“将受君命，在此防贼，怎敢弃船而去！”立斩下船军士十余人。（赞评）董袭可用。须臾，风急船覆，董袭竟死于江口水中。宁不畏死而不死，袭不畏死而竟死，有幸有不幸焉。（渔评同）徐盛在李典军中，往来冲突。

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，引一军来，正与庞德相遇，两军混战。孙权在濡须坞中，听得曹兵杀到江边，亲自与周泰引军截